

泉經心壇⑤

◎ 陳政賢 主筆 忠恕學院 整編

（接上期）

【心法記要】

一、生死考題

五祖召集全寺僧眾，語重心長的告訴大家，一般人在修行上的迷思，錯把修得福報當作修行的終極目標；卻忘了要找尋自己的真面目。這樣的迷思不但在當時五祖門下非常嚴重，就是今日道場上的眾生不能體會佛經本意者，更甚於當時呀！這也是末後時期，非得明師指授三寶心法，不然老祖師的一大事因緣、眾生的迷津又如何能渡呢？

二、修行與修福的差異

五祖要大家作偈，雖說要傳祖位，但也在考驗大家的心地。求法印可，是每一個修行人應該要作的事情，然而當下的眾多弟子，心中只有祖位而無佛法；以明心見性來看，難脫盲修瞎煉的指責。不求自心開悟，卻忙著為新任祖師的權位利害計較，而放棄自己心性祖師親證的機會。

神秀上座雖然貴為教授師，卻也沒有達到真正開悟的見地。聽到五祖的交待及寺眾的議論，才勉為其難的作偈；當中對求法的動力是薄弱的，對見性的信心是不足的，所以很明顯的落入思量當中。再則，神秀上座是眾望所歸的當然繼承人，上座乃寺中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所謂高處不勝寒；僧眾們的期待自是不可承受之重。養尊處優之下，鞭策的力量就少了，精進的動力也只有自己來激勵了。

三、求印可與求祖位的心境

神秀內心已落入思量境相，猶言我呈此偈，為求正法即是善，為奪祖位即是惡。若為覓祖位而呈偈則心同凡夫，如此則與奪五祖之祖位何別。可見神秀心地是清楚的，只是未達見性開悟而已。

【經文】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

「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

【字辭解釋】

供奉盧珍：唐朝時凡有一才一藝者，得供奉內庭，故有翰林供奉諸名。至宋時，尚有東西頭供奉官。

五祖血脈圖：血脈圖，猶如體內流通血液之經絡也。今借此圖以形容禪宗五祖法統傳承的順序為達摩、神光、僧璨、道信、弘忍的法脈傳承。

楞伽經：印度南方有楞伽城，此經即是釋迦佛在此說法，所說的內容所編集而成。

變相圖：所講的為地獄之情形。把所有參加的人物，聽法的情況，繪成「楞伽法會圖」。明釋宗泐註解：楞伽是城名。華言不可往。其城在南海摩羅山頂。無神通者不可往。佛於此處說法。即佛境界也。以處表法也。畫楞伽經中說法時會處眾等之變相。猶言觀音經變相、地獄變相也。

【白話直譯】

五祖法堂之前有三處走廊，原來打算請供奉盧珍在走廊牆壁上畫楞伽經變相及禪宗五代祖師承傳的道脈圖，流傳後代以啟發人心。

神秀做好偈語，經幾度想呈送給五祖，但每次走到堂前，總是感覺到心中恍惚，緊張的全身汗流，想呈又怕得不到印可。這樣前後經過四天，共有十三次的嘗試，仍沒有把握故未能呈送上去。

於是神秀想了一個辦法：「不如將偈寫在法堂前走廊牆壁上，五祖自然會看見。若五祖見到偈語讚歎稱好，我就出來禮拜，說是我神秀所作。如果說未見性，那就枉費自己來到五祖座下多年，擔任教授師受人恭敬禮拜，果真這樣還修什麼道呢？」於是當天晚間三更時分，在沒有驚動任何人的情況下，自己提著燈將偈語書寫在南邊走廊的牆壁上，呈現自己心中的見解。

【心法記要】

一、退縮不前只因未見本性

在本段經文中神秀師一再思惟及四日共有一十三次想呈偈又退縮不前。這也顯現出神秀對自性的體悟，並無十足的把握。才會想出一個變通的方法來。修道之人理應光明正大，神秀因為我相執著，因為無法放下教授師的地位，加上信心的不足以致退縮不前。一個心地光明之人不應如此畏首畏尾，悟與不悟朗朗自現，實在不必如此偷偷摸摸。

於是我們就可以了解，五祖所說：「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之真實意境。神秀的思惟和得失心我們也可以體會得到，其實這也是我們學道者必然會經過的一段過程，但如果方向不正確，修道多年仍無法契入，就值得大大警惕！也啟發我們要「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經文】

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複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字辭解釋】

身是菩提樹：此身為上天之導體，要保持純淨，不可受後天的習性而污染自身，使其不淨。菩提樹就是印度人稱的畢鉢羅樹，往昔釋迦佛示現於此樹下成道，因此稱為菩提樹。菩提本是覺悟的意思，佛家常以菩提比喻為光明無染的自性，秀師以此來比喻清淨無染之身。

心如明鏡台：心有如鏡子的折射反應，鏡外有什麼鏡內就有什麼，比喻心念繁動不可不慎，修道必須修到如明鏡一般穢塵不染，心境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時時勤拂拭：時時注意心的變化，一有不正便要擦拭，使其清淨。

勿使惹塵埃：比喻把心歸零，回復純淨的道體。

秀復思惟：神秀落入思惟對待中，五祖曾經說過「思量即不中用」，一有思量就落入不淨之心。

聖意難測：一者為難測五祖傳承的標準，自己是不是與祖師位有緣；一者為難測歷代祖師心口相傳的心法，難以臆測。

（續下期）